

《难经》中时间针刺学内容初探

吴中朝 指导 邱茂良

《难经》成书于《黄帝内经》之后，汉以前。
《难经正义》叶霖序云：“夫‘难’，问难也。经者，问难于《黄帝内经》之义也。”该书在诠释《内经》有关经脉、腧穴、刺法等“难”时，亦阐述了许多时间针刺学方面的内容。就此，笔者试作探讨。

五输穴合于四时

1. 五输穴属性合于四时

《难经·六十三难》指出：“五脏六腑荣合，皆以井为始者，何也？然，井者，东方春也，万物之始生。诸蛰行喘息，蛰飞蠕动，当生之物，莫不以春而生。故岁数始于春，日数始于甲，故以井为始也”。《难经·六十五难》也说，“所出为井，井者，东方春也，万物之始也，故言所出为井也。所入为合，合者，北方冬也，阳气入藏，故言所入为合也。”古代医家为说明经气运行过程中五输穴所具有的特殊作用，便用自然界的水流现象来比喻。以井穴为例，该穴多位于手足末端，喻作水的源头，是经气所出的部位。春季为一年四季之始，万物萌生。正月为岁首，东方按干支排列属甲乙，为干之首，春气生发，蛰虫行喘息，蛰虫飞蠕动，皆是其象征。其它穴位，依此类推。所以，《难经》提出井、荣、输、经、合属性分别与四时之春、夏、长夏、秋、冬相合。不过，《难经》仅讲井、合、未提荣、输、经，此乃省笔而已。五输穴属性与四时相合，以及五输穴与天干、地支、脏腑等相配，成为后世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基础。

2. 五输穴主治合于四时

五输穴属性应四时，其主病亦应四时。尽管《难经·六十八难》未明确指出这一点，但它对五输穴主治的阐述已体现了这一思想。“井主心下满、荣主身热、俞主体重节痛、经主喘咳寒热，合主逆气而泄”。井为春，应木，肝主春，性属木，肝气疏泄失常，气机壅塞，则有心下满痛等症，故春季肝病诸证为井穴所主。荣为夏，应火，心主夏，性属火，心火亢盛则有身热等症，故夏季心病诸证为荣穴所主。输为季夏，应土，脾主季夏，性属土，主四肢肌肉，长夏湿邪偏盛，易困遏脾气，脾困湿

阻，则有体重节痛等症，故长夏脾病诸证为输穴所主。经为秋，应金，肺主秋，性属金，主气司呼吸，外合皮毛，外邪侵袭体表，肺气失于宣降，则有咳嗽寒热等症，故秋季肺病诸证为经穴所主。合为冬，应水，肾主冬，性属水，肾阳为一身阳气之本，温暖脾阳，肾阳不足，脾失温煦，则运化失职而泄泻；肾又主纳气，肾气亏虚，则纳气无权而气逆。故冬季肾病诸证为合穴所主。

3. 五输穴运用合于四时

《难经·七十四难》说：“春刺井者，邪在肝；夏刺荣者，邪在心；季夏刺俞者，邪在脾；秋刺经者，邪在肺；冬刺合者，邪在肾。……四时有数，而并系于春夏秋冬者也。针之要妙，在于秋毫者也”。本难强调针刺治病要根据四时及脏腑的不同，而分别选取五输中的不同穴位治之。《灵枢·四时气》、《灵枢·本输》、《素问·水热穴论》等篇都曾述及五输穴的运用，但各自内容均互有差异，而《难经》之论说则较工稳、统一。可见，《难经》对五输穴的认识已较《内经》更为正确、深刻。

针法合于四时

1. 针刺深浅合于四时

针刺深浅与人体阳气关系密切。人体阳气随四时而有不同变化。春夏，自然界阳气升发，气候温暖，人体阳气与此相应，相对浮于体表；秋冬，自然界阳气收敛，气候寒冷，人体阳气相对伏藏于内。所以，针刺深浅就要各随四时阳气的变化，春夏适当浅刺，秋冬适当深刺，即如《难经·七十难》所云：“春夏者，阳气在上，人气亦在上，故当浅取之；秋冬者，阳气在下，人气亦在下，故当深取之。”《难经》针刺深浅应四时之法，对后世针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。如明代杨继洲用“天”、“人”、“地”来区分针刺深浅，总结出了“三才法”。针刺深浅合于四时，对临床针具之选择也起指导作用。如春季可选取皮肤针（叩刺）；春季选取毫针（浅刺）；秋季选取稍长的针具；冬季选取长针。另外，针刺深浅合于四时，还包括针刺深浅禁忌。即：春夏不可深刺，欲其无太过；秋冬不可

过浅，欲其无不及。若当深反浅，则未及于营而反伤于卫；当浅反深，则诛伐太过而损及于营。

2. 针刺手法合于四时

四时不同，针刺手法操作亦有异。生理上春夏一阴生，秋冬一阳生，故针刺要求“春夏必致一阴，秋冬必致一阳”，春夏以取一阴之气以养阳，秋冬必取一阳之气以养阴。《难经·七十难》提出了具体手法：“春夏温，必致一阴者，初下针，沈之至肾肝之部，得气，引持之阴也；秋冬寒，必致一阳者，初内针，浅而浮之至心肺之部，得气，推内之阳也”。也就是说，春夏气温，初下针即到深部，俟其得气后，将针上提，引出阴气至于浅部而养阳气；秋冬气寒，开始进针到浅部，俟其得气，推针向下，到达深部，以纳入阳气而养阴气。后世阳中隐阴、阴中隐阳等复式手法与此不无渊源关系。

适时补泻

1. 迎随补泻

《灵枢·顺气一日分为四时》将一日分为四时“朝则为春，日中为夏，日入为秋，夜半为冬”，疾病也有“旦慧、昼安、夕加、夜甚”的特点。后世医家根据这些自然周期现象及“天人相应”的生理、病理关系，按照人体十二经脉和阴阳表里、营卫气血在昼夜循环中的规律，利用一定的时刻、穴位（主要是五输穴），创造了一种针刺治疗方法，即子午流注针法。迎随补泻是子午流注针法的主要内容。《内经》中虽已提及迎随补泻，但较粗略，仅为原则性的。《难经》则加以阐发，增加了具体内容，从而发展了《内经》的迎随补泻法。《难经·七十二难》指出：“所谓迎随者，知荣卫之流行，经脉之往来也。随其逆顺而取之，故曰迎随”。它强调三点：（一）荣卫之流行；（二）经脉之往来；（三）随其逆顺而取之。关于营卫之流行，《难经·三十难》简要地作了述及，其内容主要是指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所说的“人受气于谷，谷入于胃，以传于肺，五脏六腑，皆以受气，其清者为营，浊者为卫，营在脉中，卫在脉外，营周不休，五十而复大会，阴阳相贯，如环无端。”所谓经脉之往来，有两层含义。首先，《难经·二十二难》讲了气血在经脉中的循行，它象潮水一样，有涨退节奏，周期地盛衰开阖，有一定的时间规律。如纳支法用地（时）支来代表一昼夜24小时，则夜间23—1点为子时，是气血流注于胆经时间；1—3点为丑时，是肝经流注时间，余下依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和肺、大肠、胃、脾、心、小肠、肾、心包、三焦顺序类推。人体气血如此按时按经

复始（往来），应时而至为盛，过时而去为衰，逢时为开，过时为阖。其次，指经脉离心与向心，离心者为往，逆心者为来。随其逆顺而取之乃是《难经》迎随补泻法的关键。在气血流注本经，经气始盛之时，逆着经气以损夺有余（迎）；气血流过本经之后，乘其本经经气方虚之时，顺着经气以益其不足（随），此即按时循经取穴法。后世将迎随补泻解释为针芒迎随，显然有悖《难经》原意。

《难经》的迎随补泻法，不仅是指按时循经取穴法，更重要的是指迎随子母补泻法，它是对时间针刺学，特别是对子午流注针法作出的巨大贡献。《难经·六十九难》“虚者补其母，实者泻其子”；《难经·七十九难》：“迎而夺之者，泻其子也；随而济之者，补其母也。”因为五行相生关系是我生者为子，生我者为母，故病经实证，可在该经气血流注时辰内，经气方盛之时，在五输穴中按其相生关系取其子穴，以泻其实（迎而夺之）；若病经虚证，在病经气血流注时辰刚过，经气方衰之时则取其母穴，以补其虚（随而济之）。如小肠经（火）实证，可未时泻小海（土）；小肠经虚证可于申时补后溪（木）。《难经·七十九难》亦举例说：“假令心病，泻手主俞，是谓迎而夺之者也；补手心主井，是谓随而济之者也”。

《难经·六十九难》还讲到，“不虚不实，以经取之”。也就是说，如补泻时间已过，或不实不虚之证，则可取本经原穴或本穴。如申时遇咳嗽、胸痛的肺经（金）实证，可取肺经原穴太渊泻之；亥时遇溺失禁之膀胱经（水）虚证，可取膀胱经本穴通谷（水）补之。

《难经》的补母泻子法为本经补母泻子法，后世医家受此启发，又加以扩充，创立了异经补母泻子法，即补母泻子法除用本经穴外，也可用相关经脉上的穴位。这样，使迎随补泻法更加完善。

2. 泻井刺荣法

《难经·七十三难》曰：“诸井者，肌肉浅薄，气少不足使也，刺之奈何？然，诸井者，木也。荣者，火也。火者木之子，当刺井者，以荣泻之。”在《难经》中，一般“春刺井”，肝病刺井，“心下满”时刺井。但由于井穴位于四肢末端，肌肉少，穴位浅，气微小，不便施行补泻手法；且神经末梢丰富，痛觉敏感，所以该穴在运用时，有时并不一定泥守既定用法，而可根据具体病证、子午流注及五行生克关系，采用变通法。实证当取井穴时，可取该荣穴以代之（实则泻其子）。这就是《难经》的刺井泻荣法。以荣代井，并不限于治疗肝经实

证。大凡各经的实证都可改取各经的荣穴以泻之，如脾经实证可泻脾经荣穴大都，胃经实证可泻胃经荣穴内庭。但此仍不失于受经脉气流注时间的制约。细考《难经·七十二难》之意，泻荣亦须待本经气血旺盛之时。明代汪机的《针灸问对》说：“此者为泻井者言也。若当补井，则必补合”。即虚证当补井穴时，可取该经合穴以代之（虚则补其母），这就是现在常说的“补井当补合”。不言而喻，补合也应在本经气血方衰之时。

3. 泻南补北法

《难经·七十五难》还提到了“东方实，西方虚，泻南方，补北方”的“泻南补北法”。这同样是根据子午流注和五行生克关系来确立的。用泻心火、补肾水的变通方法治疗肝实肺虚之证。清·叶霖《难经正义》载评云：“一举而两得之者也。且泻火一则以夺木之气，一则以去金之克，补水一则以益金之气，一则以制火之光”。

适时调气

针刺疗效与“气至”、“调气”很有关系。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指出：“为刺之要，气至而有效”、“刺之而气不至，无问其数；刺之而气至，乃去之，勿复针”。但明确提出调气内容的是《难经》。《难经·七十二难》：“调气之方，必在阴阳者，知其内外表里，随其阴阳而调之”。

“能知迎随之气，可令调之”。可见，《难经》主张适时调气。经脉中气血的盛衰每因时间的不同而有变化，只有在经脉或某穴所主时辰内进行针刺，才能较好地得气、调气。四时气候变化对人体脏腑、经络、气血等也有影响。《内经》曾指出：“春气在经脉，夏气在孙络，长夏气在肌肉，秋气在皮肤，冬气在骨髓”。“病在于三阳，必候其气在阳而刺之；病在于三阴，必候其气在阴分而刺之”。《难经》强调适时调气要“知其内外表里，随其阴阳”，显然是指这些内容。并具体提出了适时调气时的手法要求，如“针阳者，卧针而刺之；刺阴者，先以左手摄按所针荣俞之处，气散乃内针”，“当刺之时，必先以左手压按所针荣俞之处，弹而努之，爪而下之，其气之来如动脉之状，顺针而刺之”。

适时防变

《难经》不但继承了《内经》治未病的思想，而且有所创新。现在临床常用的治肝实脾法即源于《难经》。《难经·七十七难》：“所谓治未病者，见肝之病，则知肝当传之与脾，故先实其

脾气，无令得受肝之邪，故曰治未病焉。”按五行生克规律，五脏之气旺，则资其所生；病则侮其所克。疾病的传变也有顺传、逆传之分，时间上的先后之别。在治疗上就要采取措施，截断传变途径，治所传未病之脏，而达到防变（病）的目的。如肝病多传之于脾，乃因为肝属木，脾属土，木旺则克土。所以针刺治疗就要补脾经（实脾土），土实不受木克，脾旺自能御邪，而肝病不得传亦可愈；或泻肝经、补脾经同时进行，治肝实脾，相得益彰。

《难经》适时防变（病）思想及治肝实脾范例的运用，足为后学津筏。如张仲景《金匱要略》引申之，指出“夫治未病者，见肝之病，知肝传脾，当先实脾。四季脾旺不受邪，即勿补之”。脾旺之时不补，因为五脏之气的衰旺，与时令密切相关（五脏法时）。脾属土，土旺于四时，四季辰戌丑未四月，每季土旺十八日，脾土当旺，则不受邪，即勿补之，肝木亦不得肆其侮。若过补脾，则犯实实之戒。《伤寒论》对六经传变规律的见解亦精切深透。

综上所述，《难经》中有关时间针刺学的内容极其丰富。它是对《内经》时间医学的继承和发展。其中许多内容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、研究。

（上接第17页）为39.4%，多糖为5.6%，并含有17种以上的氨基酸。对小鼠S-180抑瘤率达40%~50%以上，并能使荷瘤小鼠带瘤生存时间延长，生命延长率为29%~58%。又实验证明，槐耳浸膏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反应，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，能增高人脐血淋巴细胞活性E花环的形成率和血淋巴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，对人体外周血单核细胞在NDV、PHA诱生 α 、 β 干扰素时，可起协同作用，对PHA、 α 干扰素的促NK活性，也可起协同作用，并提示可能促脾中免疫活性细胞的增殖反应。

本文用槐耳菌固体培养发酵提取物制成的冲剂，治疗Ⅰ期原发性肝癌47例，显示槐耳冲剂的治后一年生存率有显著提高（ $P < 0.05$ ）。与促使带瘤动物生命延长的实验结果相符合。典型病例提示，该药对早期病例，疗效较为显示，今后可以试作癌前期病例的治疗。

本药治疗期间，无明显毒副反应，提示该药临床应用是安全可靠的。

（讨论中的实验研究结果，来源于“槐耳冲剂治疗肝癌鉴定会材料”）